四庫全書

史部

國朝宫史卷二十六

書籍五

典則

幸魯盛典一部

康熙二十三年

聖祖仁皇帝躬詣闕里親行釋奠衍聖公孔毓圻請修

幸魯盛典首冠

御製次臚典禮并紀

恩遇末附藝文康熙四十年校刊

聖祖仁皇帝御製序　朕惟自古帝王聲教翔洽風俗

茂美莫不由於崇儒重道典學右文用能發詩書之

潤澤宣道德之閫奥推厥淵源皆本洙泗以故追崇

之典歷代相仍或躬詣闕里修謁奠之儀潔志肅容

盡誠備物其間禮數隨世損益至於希風服教百代

式型異世同揆莫之或二猗歟盛矣朕臨御以來埀

三十載溯危微之統緒念生安之聖哲恒廑涼薄未
克祗承用是夙夜單心孜孜不倦惟我至聖先師孔
子配天地參陰陽模範百王師表萬禩朕每研搜至
道涵泳六經覺憲章祖述刪定贊修之功日星揭而
江河流私心嚮往竊有願學之志焉乃者東廵踰泰
岱涉泗沂遂詣闕里親行釋奠得瞻廟貌仰聖容以
為德盛功隆欽崇宜極凡厥典禮有加前代又親製
文詞手寫以勒之貞石務用導揚至教風示來茲夫

緬懐曩哲繼躅前賢猶思覩其物米接其居處况先師遺風餘烈久而彌新重以朕之寤寐羮墻僾乎如見及過杏壇相圃之間山川儼然檜楷如故髣髴金石絲誦之聲聞於千載而上流連往復不能自已也衍聖公孔毓圻上疏陳謝且以禮儀隆重非直一家榮遇請修幸魯盛典一書朕既可其奏久之書成復請叙言以冠其端朕萬幾餘晷敦勉弗遑實欲默契先師尊聞行知於以阜物誠民風同道一庶幾躋世

運於唐虞登治術於三古是書也豈徒使天下後世
知朕於先師欽慕無已如此且愈以見聖人之道覆
幬羣倫包毓萬象即凡車服禮器之遺皆足令人感
發而興起也故賜之序

萬壽盛典初集一部

康熙五十二年

聖祖仁皇帝六旬萬壽臣工奏請纂輯

盛典釐為六門曰

宸翰曰
聖德曰典禮曰
恩賚曰慶祝曰歌頌凡百二十卷内廷翰林王原祁繪
圖康熙五十六年校刊
大清會典一部
康熙二十三年
聖祖仁皇帝命纂修會典起崇德元年迄康熙二十五
年

世宗憲皇帝復
命重輯自康熙二十六年迄雍正五年凡二百五十卷
雍正十年校刋
世宗憲皇帝御製序　自昔書契肇興百官以治是知
上古之代雖風氣樸略始制文字必垂典憲以昭誡
有位用能允釐百工咸熙庶績觀虞書舜命九官具
載訓辭宏綱畢舉則其節目之詳於簡冊者可想而
知也爰歷夏殷至周大備孔子言周監於二代又言

殷因夏禮周因殷禮所損益可知周禮一書葢承唐
虞夏殷之緒而加以文武制作之隆上紹古先下開
來葉自是厥後漢唐宋明膺運享祚者莫不著之章
程布在方策設官分職猶師虞周之成憲焉我
太祖高皇帝受
天景命經綸草昧
太宗文皇帝肇基王迹創制顯庸
世祖章皇帝混一寰瀛禮明樂備至我

皇考聖祖仁皇帝載定泰平功隆業茂是則我

朝之興

四聖相承兼唐虞之勳華綜豐鎬之謨烈巍乎成功煥乎文章之竝盛者也康熙二十三年

聖祖仁皇帝勅命閣臣纂修大清會典起於崇德元年迄於康熙二十五年大經大猷咸臚編載

聖祖仁皇帝歷數綿長又閱三紀敬勤愈至法制增修憲古宜今至精至備可謂規型之盡善儀典之大成

而散在卷牘未及彚輯以蕆全書朕纘承寶位體
皇考之心以為心法
皇考之政以為政其有因時制宜更加裁定者無非繼
志述事之意紹聞衣德之思爰允禮臣蔣廷錫所請
命閣臣開館纂修自康熙二十六年至雍正五年所
定各部院衙門禮儀條例悉行檢閱照衙門分類編
輯凡經九載篇帙告竣於是
聖祖仁皇帝臨御六十餘年立綱陳紀之端命官敷政

之要首末完具燦然如日星之炳照與虞書周禮竝垂不刊夫制度之有損益隨時以處中之道也書曰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易曰變通者趨時也中無定體動惟厥時斯

聖祖仁皇帝所以乾健日新為萬世立極也朕兢兢業業永懷紹庭陟降之義爾在廷臣工能恪遵而時繹之上之可以程功次亦不失為寡過然其所以行之者必本於至誠非徒緣飾虛文奉行故事以為盡職

也其交相懋勉忠勤不懈以贊襄我國家悠久無疆之泰運追邁二帝三皇之盛朕於兹有厚望焉

欽定大清會典一部

皇上以會典自雍正五年告成以後閱歲既久爰

命開館重修

親定成書以會典為綱則例為目各區部分條理畢貫會典凡一百卷則例凡一百八十卷乾隆二十六年校刊

皇上御製序

自

郊

廟朝廷放之千百國徼荒服屬之倫而莫之偕

創業守文繩之億萬葉矩矱訓行之久而勿之渝非會

典奚由哉顧惟自

聖作

明述政府粲陳其間有因者即不能無損與益而要之

悉損益以善厥因則方策所麗乃一成不易之書

非閲世遞輯之書也國家膺

大寶命

列聖肇興禮樂明備

皇祖聖祖仁皇帝康熙二十三年

始勅釐定會典則以時當大業甫成實永肩我

太祖

太宗

世祖三朝之統緒不可以無述而述固兼作矣

皇考世宗憲皇帝雍正五年
申諭閣臣敬奉
成編攷衷條系則以累洽重熙更兼
皇祖景祚延洪化成久道不可以無述而述且未遑言
作矣暨朕寅紹
丕基祗祗翼翼壹惟法
祖宗之法心
祖宗之心發册披圖罔或偭偭尺寸會西陲大功告蕆

幸纘承
祖宗欲竟之
志事而凡職方官制郡縣營戍屯堡覲饗貢賦錢幣諸
大政於六曹庶司之掌無所不隸且我
皇考勵精圖理十三年之間立綱陳紀復不可無紀以
垂永世爰咨館局次第具草乙夜手批是正而諗
之曰嚮者發凡排纂率用原議舊儀連篇並載是
典與例無辨也夫例可通典不可變今將緣典而

附例後或撫例以敍典其可乎於是區會典則例各為之部而輔以行諸臣皆謂若網在綱咸正無缺而朕弗敢專也蓋此日所輯之會典猶是我

皇祖

皇考所輯之會典而俛焉從事於茲者豈直義取述而不作云爾哉良以抱不得不述之深衷更推明不容輕述之微指稽典者當瞭然知宰世馭物所由來無自疑每朝迭修為故事耳若夫治法心法表

裏兼賅精之而貫徹天人擴之而範圍今古如往牒所稱惟雎麟足以行官禮者是又數典之原嘉會之本也朕其敢不懋諸敢不與子孫臣民交勗諸

大清通禮一部

皇上命纂輯通禮與會典相表裏以吉嘉軍賓凶為次凡五十卷乾隆二十四年校刊

皇上御製序　伊古承天之道治人之情莫善乎禮

顧其為用往往詳於朝廟略於鄉閭及攷儀禮十七篇所記獨多士禮自后蒼有推而達之之說儒者奉為本經其等差節度互見於周官戴記然時有牴牾朱子嘗建議請修通解而未既厥業信乎完書之難而行典禮觀會通章志貞教經世者所宜重也經禮三百曲禮三千會典萹經禮之遺矩而通禮亦曲禮之濫觴朕臨御之初勅儒臣蒐訂前聞折中令甲準時會之宜衡質文之紀釐為全

帙用詔方來越歳己卯排纂裁就寧詎謂副在有司執以涖事而已哉葢嘗深維大順大同之化初不越納身軌物與天地共之焉耳三代以下漢稱近古觀叔孫通之朝儀公玉帶之明堂不過椎輪猶具後此如唐開元禮宋太常因革禮元通禮明集禮取足徵一朝掌故追承用日久俗尚駸尋精意逺而儌妙隨之既茍簡慢易而無以稱其情甚且改錯佪規敢於侈汰而冐其上故禮之通也於

是乎始難六經之士雖欲闡教正俗然居下不獲
若考亭家禮涑水書儀黨塾間以為兎園陳策其
事不關功令故禮之通也於是乎尤難是篇也約
而賅詳而不縟圭臬羣經羽翼會典使家誦而戶
習之於以達之人倫日用之間興孝悌而正風俗
則朕淑世牖民之意或在斯乎或在斯乎因禮官
之請爰為序以諗其端
皇朝禮器圖式一部

皇上欽定諸禮器典章大備爰
命纂繪圖式釐為六門曰祭器二卷曰儀器一卷曰
冠服四卷曰樂器三卷曰鹵簿三卷曰武備五
卷凡十八卷乾隆二十八年校刊
皇上御製序 五禮五器之文始著虞書若璣衡若
作繪絺繡若笙鏞柷敔粲乎具列迨成周攷工
記乃詳載廣圜尺度與夫方色鈞鋝圜匡縝疏
侈弇之差説者謂器之有圖實權輿是漢儒言

禮圖者首推鄭康成自阮諶梁正夏侯伏明華均
莫之逮宋聶崇義彙輯禮圖而陸佃禮象陳祥道
禮書復踵而穿穴之其書幾汗牛充棟然嘗念前
之作者本精意以制器則器傳後之述者執器而
不求精意則器敝要其歸不出臆說傅會二者而
已我朝
聖聖相承法物修明折衷大備惟是敬
天尊

祖頒朝諸戎之典弗懈益虔第所司展事具儀間沿前

代舊式方名象數時有未協爰諏禮官自

郊壇祭器及鹵簿儀仗輦輅以次釐正至冠服以彰物

采樂器以備聲容宜準儀章允符定則而觀象臺

儀器自

皇祖親定閱數紀於今度次不免歲差又武備器什有

舊會典未經臚載者皆是範是程進御審定於以

崇飭

祀饗朝會軍旅諸大政顧勿薈萃成帙慮無以垂光榮
府於是按器譜圖系說左方區為八部用付剞劂
俾永其傳夫籩豆簠簋所以事
神明也前代以盌盤充數朕則依古改之至於衣冠乃
一代昭度夏收殷冔本不相襲朕則依我朝之舊
而不敢改焉恐後之人執朕此舉而議及衣冠則
朕為得罪
祖宗之人矣此大不可且北魏遼金以及有元凡改漢

衣冠者無不一再世而亡後之子孫能以朕志為志者必不惑於流言於以綿國祚承天祐於萬斯年勿替引之可不慎乎可不戒乎是為序

欽定宮中現行則例一部

皇上以内廷現行典禮事例命敬事房條錄恭呈

欽定編為則例刊行釐為十八門上卷曰名號曰御牒曰禮儀曰宴儀曰冊寶曰典故曰服色曰宮規

曰宮分下卷曰鋪宮曰遇喜曰安設曰進春曰

謝恩曰錢糧曰歲修曰處分曰太監乾隆七年

校刊

詞林典故一部

乾隆九年十月

皇上臨幸翰林院

賜宴賦詩竝

允掌院大學士鄂爾泰張廷玉所請仿唐李肇翰林

志輯成詞林典故釐為八門曰

臨幸盛典曰官制曰職掌曰恩遇曰藝文曰儀式曰

廨署曰題名凡八卷乾隆十三年校刊

皇上御製序　詞林典故書成大學士張廷玉等以

序請朕惟六經之士豈易言哉而況躋玉堂而列

芸署者盡六經之彥也木天故事歷代沿革具見

於斯則又何言惟是國家重館閣之選極優遇之

隆詎祇蜚其英聲將以華國而已哉如濂溪所謂

文以載道者舍是無他求夫布衣韋帶之士由立
言以期不朽足矣若夫國家右文重道將以淑世
熙績繼往聖之絕學開萬世之太平胥是賴焉名
之盛者實難副任之大者責彌重譽之來者毀亦
隨其尚思春華秋實之喻而凛虛車麟楦之譏哉

欽定吏部則例一部

雍正十二年律例館修輯吏部則例告竣乾隆
四年吏部以條例未能分晰且多所更正奏請

重修

欽定成書滿官品級考二卷漢官品級考四卷銓選滿官則例五卷銓選漢官則例八卷處分則例四十七卷乾隆二十六年增修校刋頒行

欽定學政全書一部

乾隆五年

皇上特命禮部纂成學政全書以便遵守

欽定成書凡八卷嗣後積年續增凡四卷俱校刋頒

行

欽定科場條例一部

乾隆六年禮部編纂科場條例進呈

欽定成書以昭遵守凡四卷又續增四卷又續增上

下二卷嗣後隨時續纂俱校刋頒行

欽頒磨勘簡明條例一部

乾隆二十五年禮部編纂磨勘簡明條例進呈

欽定成書以昭遵守凡二卷又續增二卷嗣後隨時

續纂俱校刊頒行

欽定中樞政攷一部

乾隆六年兵部遵

旨纂輯中樞政攷告竣八旂則例十四類為八卷以

八音為次綠旂則例十五類為十卷以十干為

次乾隆二十六年增修校刊頒行

八旂則例一部

乾隆六年兵部遵

旨將八旂都統所奏八旂則例歸併兵部纂修告成
凡十二類爲四卷以忠孝廉節爲次乾隆二十
六年增修校刋頒行
大清律例一部
乾隆五年
皇上以大清律例一書經
列聖屢修歸於至當而隨時斟酌尤期平允
特命所司增輯

親加參定為律目一卷圖一卷服制一卷名例二卷
吏律二卷戶律八卷禮律二卷兵律五卷刑律
十五卷工律二卷總類七卷比引律條一卷凡
四百三十六門刋布中外以昭
法守
世祖章皇帝大清律原序　朕惟
太祖
太宗創業東方民淳法簡大辟之外惟有鞭笞朕仰荷

天休撫臨中夏人民既衆情偽多端每遇奏讞輕重出
入頗煩擬議律例未定有司無所禀承爰勅法司官
廣集廷議詳譯明律參以國制增損劑量期於平允
書成奏進朕再三覆閱仍命内院諸臣校訂妥確乃
允刊布名曰大清律集解附例爾内外有司官吏敬
此成憲勿得任意低昂務使百官萬民畏名義而重
犯法冀幾刑措之風以昭我
祖宗好生之德子孫臣民其世世守之

世宗憲皇帝大清律集解序　周禮大小司寇之職以三典詰四方以五刑聽訟獄正歲帥其屬而觀刑象不用法者國有常刑月吉始和布刑於邦國都鄙乃懸刑象之法於象魏使萬民聚而觀之是知先王立法定制將以明示朝野俾官習之而能斷民知之而不犯所由息爭化俗而致於刑措也恭惟我
皇考聖祖仁皇帝大德如天以至仁涵育羣生法司上
奏率多全宥停刑肆赦屢沛

恩綸
臨御六十一年厚澤周浹乎宇內血氣心知之倫煕然
安處於仁壽之域朕紹守丕圖深懷繼述雍正元年
十月乃命諸臣將律例館舊所纂修未畢者逐簡西
曹殫心蒐輯稿本進呈朕以是書民命攸關一句一
字必親加省覽每與諸臣辨論商搉折中裁定或析
異以歸同或刪繁而就約務期求造律之意輕重有
權盡讞獄之情寬嚴得體三年八月編校告竣刊布

內外永為遵守易曰先王以明罰勅法漢鄭昌言律令一定愚民知所避姦吏無所施是書也豈惟百爾有位宜精思熟習悉其聰明以察大小之比凡士之注名吏部將膺民社之責者講明有素則臨民治事不假於幕客胥吏而判决有餘若自通都大邑至僻壤窮鄉所在州縣倣周禮布憲讀法之制時為解説令父老子弟遞相告戒知畏法而重自愛如此則聽斷明於上牒訟息於下風俗可正禮讓可興於以體

皇考好生之德而追虞廷從欲之治不難矣朕實有厚望焉

皇上御製序　象刑有典肇見虞書其用之之道則曰欽曰恤曰明曰允一篇之中三致意焉武王誥康叔以用其義刑義殺而呂刑則曰士制百姓於刑之中以教祗德古先哲王所為設法飭刑布之象魏懸之門閭自朝廷達於邦國共知遵守者惟是適於義協於中弼成教化以洽其好生之德非

徒示之禁令使知所畏懼而已我

列祖受

天明命撫綏萬邦頒行大清律例仁育義正各得其宜

聖祖仁皇帝至仁如天化成久道德洋恩溥涵浹羣生

皇考世宗憲皇帝際重熙累洽之運振起而作新之

親定大清律集解刋示中外甄陶訓迪刑期無刑法外

之仁垂為

明訓有曰寛嚴之用必因乎其時洋洋

聖謨洵用法之權衡制刑之凖則也朕寅紹丕基恭承
德意深念因時之義期以建中於民簡命大臣取律文
及遞年奏定成例詳悉參定重加編輯揆諸天理
準諸人情一本於至公而歸於至當折衷損益為
四百三十六門千有餘條凡四十七卷條分縷析
倫敘秩然須布宇內用昭畫一之守於戲五刑五
用以彰天討而嚴天威予一人恭
天成命監

成憲以布於下民敢有弗欽雖然有定者律令無窮者
情偽也易曰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書曰式
敬爾由獄以長我王國忠信之長慈惠之師尚其
慎厥用敬厥由體欽恤明允之意率乂於民棐彛
克協於中以弼予祈
天永命允升於大猷從事於斯者胥懋敬哉是為序

大清律續纂條例一部

大清律續纂條例總類一部

律例全書告成後條例歲有增減乾隆二十五

年刑部奏請續纂另編刊行

特允所請為

大清律續纂條例一部

大清律續纂條例總類一部各二卷

督捕則例一部

世祖章皇帝特命纂成督捕則例

聖祖仁皇帝命重加酌定乾隆八年刑部奏請重修刊

行凡一百三條為二卷

三流道里表一部

雍正十年

世宗憲皇帝特命纂成三流道里表乾隆八年刑部奏

請重修刋行凡四卷

洗寃錄一部

洗寃錄向同律例頒行乾隆五年律例館校正

重刋凡四卷

欽定工部則例一部

乘輿儀仗做法一部

乾隆十三年工部奏請編纂工部則例并

乘輿儀仗各項做法以昭遵守

欽定成書工部則例凡五十卷

乘輿儀仗做法凡二卷乾隆十四年校刊

工程做法一部

物料價值一部

雍正九年工部奏請會同内務府詳定工程做法及物料價值編纂條例進呈

欽定成書以昭遵守工程做法凡七十四卷

内廷工程做法凡八卷簡明做法一册物料價值凡四卷俱校刊頒行續經工部酌定平價并將未經定擬各項為物料價值四卷恭呈

欽定乾隆元年校刊頒行

欽定軍器則例一部

乾隆十六年工部奏請開館纂輯軍器則例繪

圖系說進呈

欽定成書為旗幟七卷涼篷帳房二卷盔甲四卷器

械四卷鎗砲一卷各省物料匠工價值十八卷

凡三十六卷乾隆二十一年校刋頒行

國朝宫史卷二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國朝宮史卷二十七至三十一

詳校官編修臣温汝適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鈴

校對官編修臣王鍾健

謄錄監生臣朱上林

國朝宮史卷二十七

書籍六

經學

御纂周易折中一部

聖祖仁皇帝命儒臣採訂諸說

親定成書卷首列綱領三篇義例一篇上下經十翼十

八卷啟蒙二卷啟蒙附論一卷序卦雜卦明義

一卷凡二十二卷康熙五十四年校刊

聖祖仁皇帝御製序易學之廣大悉備秦漢而後無復得其精微矣至有宋以來周邵程張闡發其奧惟朱子兼象數天理違衆而定之五百餘年無復同異宋元明至於我朝因先儒已發之微指或有妄參已見漸至啟後人之疑朕自弱齡留心經義五十餘年未嘗少輟但知諸書大全之駁雜奈非專經之純熟深知大學士李光地素學有本易理精詳特命修周

易折中上律河洛之本末下及衆儒之考定與持論之不可易者折中而取之越二寒暑甲夜披覽隻字片句斟酌無遺康熙五十四年春告成而傳之天下後世能以正學為事者自有所見歟

日講易經解義一部

聖祖仁皇帝命日講諸臣撰擬依章解義按日進講親定成書凡十八卷康熙二十二年校刊

聖祖仁皇帝御製序　朕惟帝王道法載在六經而極

天人窮性命開物前民通變盡利則其理莫詳於易易之為書合四聖人立象設卦繫辭焉而廣大悉備自昔包犧神農黃帝堯舜王天下之道咸取諸此蓋詩書之文禮樂之具春秋之行事罔不於易會通焉漢班固有言六藝具五常之道而易為之原詎不信歟朕夙興夜寐惟日孜孜勤求治理思古帝王立政之要必本經學嘗博綜簡編玩索精藴至於大易尤極研求特命儒臣叅攷諸儒註疏傳義撰為解義一

十八卷曰以進講反復卦爻之辭深探作易之旨大抵造化功用不外陰陽而配諸人事則有貞邪淑慝之別運數所由盛衰風俗所由治亂君子小人所由進退消長鮮不於奇偶二畫屈伸變易之間見之若乃體諸躬行措諸事業有觀民設教之方有通德類情之用恐懼修省以治身思患豫防以維世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而治理備矣於是刊刻成書頒示天下朕惟體乾四德以容保兆民且期庶司百執事矢

于野渙羣之公成拔茅允升之美則泰交媲於明良而太和溢於宇宙庶稱朕以經學為治法之意也夫

御纂周易述義一部

皇上命儒臣條次進呈

親定成書闡繹

聖祖仁皇帝周易折中之義凡十卷乾隆二十年校刊

皇上御製序 詩義既竣爰從事於周易舉向所闡繹者命詞臣條次其說日一二卦如詩義之例仍

從朱子本義用晁氏本以應十翼之舊編成復為之序夫詩書春秋皆孔子所删定而於易獨為之十翼以發明蘊奥益卦文彖象爻易變易之道非聖人莫能明故繫之辭以詔萬世而上承伏羲文周三聖之緒則猶夫述而不作之意耳學易者不深味乎聖人之辭則無以探夫爻立卦之本然而體觀變翫占之實用後儒之偏主一說以為言者非知易者也哉

皇祖御纂周易折中廣大精微義無不備綜括漢唐以來說者之全而取其粹言易者無能出其範圍今是編也異其體而宗其義庶無忝乎

祖述之旨云

欽定書經傳說彚纂一部

聖祖仁皇帝命儒臣採訂諸說

親定成書首列書傳圖綱領三篇自虞書至周書二十一卷附以書序雍正八年校刊

世宗憲皇帝御製序　朕思六經皆治世之書而帝王之大經大法昭垂萬古者惟尚書為最備蓋自繼天立極精一執中二帝三王之心法遞相授受而治法亦因之以傳今觀書所載成天平地經國造邦建官立教禮樂兵刑之弘綱大用與夫賡颺都俞之休風嘉謨嘉猷之陳告凡所為永膺天命而致時雍協和之效者雖相去數千年尚可於方策中想見其欽明寅畏之衷敷布經綸之跡後之君臣得奉為模楷以

追蹤於唐虞三代之隆詎不於書是賴哉我
皇考聖祖仁皇帝聖學淵深治功弘遠存於中者二帝
三王之心發於外者二帝三王之治而稽古好學於
典謨訓誥之篇沈潛研究融會貫通初
命講官以日進講者有解義一編頒示海內復
指授儒臣薈萃漢唐宋元明諸家之說參攷折中
親加正定廣大悉備於地理山川援今据古靡不精核
為書經傳說彚纂凡二十有四卷兹值刊校告竣與

易詩春秋諸經次第傳布敬製序文勒之卷首夫後世之天下唐虞三代之天下也而治法之垂為典章心法之原於性命者先後同揆百世之聖君賢輔未能易也故為君者必思比德於堯舜禹湯文武而後無忝乎為君為臣者必思媲休於臯夔伊傅周召而後無忝乎為臣朕夙夜兢兢冀克守主敬存誠之道以遂覲光揚烈之懷尤冀卿尹百執事共體元首股肱之誼殫協恭勵翼之忱寅亮天工諴和民志俾溥

海内外永底乂安於以遠宗聖哲而仰承
皇考尊崇經學啟牖萬世之盛心顧不美歟是為序

日講書經觧義一部

聖祖仁皇帝命日講諸臣撰擬依章觧義按日進講
親定成書凡十三卷康熙十九年校刋
聖祖仁皇帝御製序 天生民而立之君非特予以崇
高富貴之具而已固將副教養之責使四海九州無
一夫不獲其所也是故古之帝王奉若天道建都樹

屛以立其綱設官置吏以張其紀經天緯地以盡其才親親尊賢以弘其業黎民阻饑而為之教稼五品不遜而為之明倫為禮樂以導其中和為兵刑以息其爭訟事未然而預為之備患已至而亟為之驅葢治天下之法見於虞夏商周之書其詳且密如此宜其克享天心而致時雍太和之效也所以然者葢有心法以為治法之本焉所謂敬也誠也中也敬則神明有主而物欲不能搖誠則孚信在中而僞巧不能

間中則公正無偏而邪説不能移凡書中曰欽明曰寅恭曰祗懼曰迪畏皆敬之屬也曰允塞曰至誠曰一德曰惇信皆誠之屬也曰義制事禮制心曰沉潛剛克高明柔克曰寛而有制從容以和皆中之屬也性之者爲堯舜禹文身之者爲湯武高宗困而學之者爲太甲成王悖而去之者爲太康桀紂嗚呼心法之存亡治道之升降分焉天命之去留繫焉曷其柰何弗鑒朕萬幾餘暇讀四代之書惕若怵懼爰命儒

臣取漢宋以來諸家之說薈萃折衷著為講義一十三卷逐日進講茲特加鋟梓頒示臣民俾知朕仰法前代聖王志勤道遠然夙夜兢兢思體諸身心措諸政治以毋負上天立君之意夫豈敢一日忘哉是為序

繙譯書經一部

皇上命在館諸臣以

國語繙譯

親定成書凡六卷乾隆二十五年校刊

皇上御製序　尚書五十八篇古帝王心法治法之

全皆在焉自精一著訓而後一推降衷再闡陰隲

莫不本天命原物則上之人非是無以為敷錫下

之人非是無以為會歸所由日星明而江河流為

經世大訓也我朝以國書繙譯嚮有繕本朕幾餘

披覽務益研精雖隻字單言抑揚抗墜間斬於比

擬脗合不留餘憾爰命在館諸臣於四子書訖事

取是編重加叅訂每分帙進呈丹毫塗乙不憚往復者積有歲時完書始就夫書之教以疏通知遠為要然揚雄稱唐虞之書渾渾噩噩韓愈亦云周誥殷盤詰屈聱牙朱子又謂今文多艱澁不可句讀於此推侔衡榷索解乎銖絫茧髮而莫之或爽譬揆黍律求太古元音非可以矜跾參矣且古人以精義發為微言豈徒章句餖飣之謂要使當日都俞吁咈諄懇誥誡之聲情千載下如相質對然

後神明默契倍覺親切有味而渾噩者約以達聱牙者雅以馴艱澁者明以暢於以折衷夫天德王道監往憲質方來不啻登唐虞之廷親聆其搏拊戛擊所以釋蹤平矜資疏通知遠之益者何如哉尤望讀是編者勿僅畧記鏗鏘鼓舞貽譏如魯制氏也可

欽定詩經傳說彙纂一部

聖祖仁皇帝命儒臣採訂諸說

欽定四庫全書

領三篇詩大序詩經集解序自周南至商頌附

以小序凡二十一卷雍正五年校刊

世宗憲皇帝御製序　朕惟詩之為教所以成孝敬厚

人倫美教化移風俗其用遠矣自說詩者各以其學

行世釋解紛紜而經旨日漸晦朱子起而正之集傳一

書參攷衆說探求古始獨得精意而先王之詩教藉

之以明國家列在學官著之功令家有其書人人傳

習四始六義曉然知所宗尚我
皇考聖祖仁皇帝右文稽古表章聖經
御纂周易折中旣一以本義為正於春秋詩經復
命儒臣次第纂輯皆以朱子之說為宗故是書首列集
傳而採漢唐以來諸儒講解訓釋之與傳合者存之
其義異而理長者別為附錄折中同異間出己見乙
夜披覽親加正定書成凡若干卷名曰詩經傳說彚
纂朕惟詩三百篇先王所以明勸懲而行黜陟益治

世之大經而後世文人學士乃以風雲月露之辭自託風雅學經者又溺於訓詁詞章之陋習焉在其能明先王之道也哉

皇考指授儒臣勒爲是編期以闡先王垂教之意與孔子刪詩之旨學於是者有得於興觀羣怨之微而深明於事父事君之道從政專對無所不能則經學之實用著而所謂用之鄉人用之邦國以化天下者亦於是乎行焉刊校既竣敬述

聖意序之簡端

日講詩經解義一部

聖祖仁皇帝命日講諸臣撰擬依章解義按日進講

親定成書

聖祖仁皇帝御製序　昔者虞廷命后夔為典樂之官以教胄子首詔之曰詩言志則詩之為教所從來遠矣葢人性情之發不能無所寄託而詩則兼備六藝諷誦吟咏之間足以觀感而興起者莫善於此故曰

温柔敦厚詩教也自夫子删定而後三百篇之旨燦然其採之里巷者則為風陳之朝廷者則為雅薦之郊廟者則為頌觀其美刺而善惡之鑒昭矣觀其正變而隆替之治判矣觀其升歌於廟朱絃象管之所唱歎而祖功宗德之具在矣千載而下猶得見江漢之遺風豳岐之故俗關雎麟趾之化騶虞七月之箴天保鹿鳴堂陛賡颺之盛清廟閟宫歌雍舞勺之章皆賴此三百篇之存安可不沉酣優渥於其間哉朕

嘗思古人立訓之意既有政教典禮紀綱法度以維持之矣而感通乎上下之間鼓舞於隱微之地使人從善遠惡而不知優游順適而自得則必賴乎詩如天之生萬物也日以暄之雨以潤之露以濡之雷霆以肅之而又必宣暢八風以疏通而條達之然後萬類咸遂其生養而無促廹矯强之弊故教至於詩而儆矣治至於詩而極盛矣朕志慕隆古淳穆之理崇奬詩教爰命儒臣輯成詩經講義日進於坐隅朝夕

觀覽凡立說一準於考亭而旁蒐義蘊兼及註疏博綜名物亦參爾雅又思夫子平日雅言之教稱引誦說惟詩最多如大學中庸孝經篇末必引詩以咏歎之亦以見古人之斯須不離乎此也朕亦欲四海臣民謹思貞度以揚風扢雅之學偕進於溫厚和平之教故序而頒之此則朕之所深望也夫

御纂詩義折中一部

皇上命儒臣條次進呈

欽定成書取諸箋釋家之說折中之凡二十卷乾隆

二十年校刊

皇上御製序 詩之教大矣古今言詩者衆矣自小

序而下箋疏傳注各名其家各是其說辨難糾紛

幾如聚訟曩嘗肄業於此流連諷詠豁然心有所

得而考之昔人成說往往拘牽扞格不能相通辛

未秋間與尚書孫嘉淦論及諸經其所見乎實近

理因先從事毛詩授以大旨命之疏次其義凡舊

說之可從者從之當更正者正之一無成心唯義之適視事餘功親為釐定以備節經之一解編既竣在館諸臣以序請夫詩之道何仿乎其在虞書則曰詩言志志者詩之本也聲與律其後起者也其在魯論則曰一言蔽之思無邪無邪者詩之教也興觀羣怨事父事君其道不越乎此也其在子輿氏則曰以意逆志是為得之此說詩者之宗也逆志而得其志之所在則詩之本得而其為教也

正矣傳曰衆言淆亂折諸聖用中者聖學之大成也雖不能至心嚮往之爰竊取

皇祖周易命名之義命之曰詩義折中而叙其槩以為弁

欽定春秋傳說彚纂一部

聖祖仁皇帝命儒臣採訂諸説

親定成書首列綱領三篇王朝世表列國年表王朝列國世次王朝列國興廢説列國爵姓列國地圖

王朝列國地名自隱公至哀公三十八卷康熙

六十年校刊

聖祖仁皇帝御製序　六經皆孔聖刪述而孟子特言孔子作春秋左氏公羊穀梁三家各述所聞以為傳門弟子各衍其師說末流益紛以一字為褒貶以變例為賞罰微言既絕大義弗彰至於災祥讖緯之學興而更趨於怪僻程子所謂炳如日星者不因此而反晦乎迨宋胡安國進春秋解義明代立於學官用

以貢舉取士於是四傳並行宗其說者率多穿鑿附會去經義逾遠朕於春秋獨服膺朱子之論朱子曰春秋明道正誼據實書事使人觀之以為鑒戒書名書爵亦無意義此言真有得者而惜乎朱子未有成書也朕恐世之學者牽於支離之說而莫能悟特命大學士王掞纂輯是書以四傳為主其有舛於經者刪之以集說為輔其有畔於傳者勿錄書成凡若干卷名之曰傳說彙纂夫春秋之作以游夏之賢不能

贊一詞司馬遷稱七十子之徒口授其傳指而人人異端當時已無定論後之諸儒欲於千百年後懸斷聖人筆削之旨不亦難乎是書之輯亦惟擇其言之當於理者雖不敢謂深於春秋而辨之詳取之慎於屬辭比事之教或有資焉是為序

日講春秋解義一部

聖祖仁皇帝命日講諸臣撰擬依章解義按日進講親定成書

世宗憲皇帝命詳加校正凡六十四卷乾隆三年校刊

聖祖仁皇帝御製序　朕惟春秋者帝王經世之大法

史外傳心之要典也大義炳若日星而褒貶筆削微

顯婉章非後世所能窺至其立法謹嚴宅心一本忠

恕因善惡是非而施予奪焉有正例有變例有事同

而辭異有事異而辭同一人之身前後不相掩一人

之事功過不妨殊如化工之肖物隨類付形未嘗有

所容心於其間後之說經者或穿鑿深文或附會失

實固難悉當聖人之心左氏親見聖人公羊穀梁及門子夏猶彼此牴牾踳駮互見何況去聖人日遠紛紜探索如漢唐以下董仲舒趙匡啖助諸家乎惟宋康侯胡氏潛心二十年事本左氏義取公穀萃諸家之長勒成一家之書雖持論過激抉隱太嚴未必當日聖人皆然要其本三綱奉九法明王道正人心於春秋大指十常得其六七較之漢唐以後諸家優矣朕萬幾之暇研精六經竊有慨於春秋經聖人手定

其衮鉞本乎王章刑賞原於忠厚義例雖繁而其明白正大之旨必不如後之說經者委折碎細若此爰命儒臣撰集進講大約以胡氏為宗而去其論之太甚者無傳經文則博採諸儒論注以補之朕亦時有所折衷期歸於一編輯成書朝夕省覽亦欲俾學者有所遵守其於經世大法傳心要典未必無少助云爾

皇上御製序　嘗考春秋經文不過萬有六千三百

餘言自三傳以後羣儒義疏累數千萬言而微辭隱義之難明者猶十有六七葢是經乃孔子所手定也辭約而義深聖心之所運用每舉一事其義必貫於全經非若他經一章一節各指一事雖有不通而不害其可通者故程朱二子深探力索久之皆見為難明而止至明初胡氏安國之說遂獨列於學官以朱子深病是經之難通而教門人姑從胡氏之說也然謂其以義理穿鑿則非義理之

眞而於聖人筆削之旨未能脗合明矣故自明以來雖著功令科舉之士稟為程式而終不足以服學者之心我

聖祖仁皇帝聰明天亶自少時即篤好經書及躬覽大政辨色出視朝裁決萬幾甫畢即召儒臣講論經義務抉其根源参伍羣言以求至當經筵所進日講四書及尚書周易解義皆裁自

聖心以為無憾者故即時刊布及晚年以明初五經大

全收採討論尚未精詳口授指畫成周易折中一

書詩書春秋則

命重臣開館編次而

親釐定之惟三禮體大未議纂修蓋有待也周易折中

成於康熙三十四年春秋傳說彙纂成於六十年

已經頒布餘二經則至我

皇考繼序之後始次第告成

皇考大孝尊親凡

皇祖一言一動莫不敬述以昭示來茲念
欽定春秋於胡氏之說既多駁正則廷臣當日所進講
議一遵胡氏之舊者於聖心自多未洽是以遲之
又久未嘗宣布必將自諸經備成而後重加討論
也故再降
諭旨命果親王允禮大學士張廷玉内閣學士方苞詳
細校訂始事於雍正七年恭呈
御覽者再而後告成凡六十四卷乾隆二年鋟板既訖

諸臣請製序文頒示海内朕反覆循覽於胡氏穿鑿之説曠若發蒙筆削之旨闡明者亦過半焉夫觧義之成葢數十年於兹矣觀
皇祖之久不宣布可以徵望道未見之心觀
皇考之再三攷訂而後
命刊可以知善繼善述之義豈惟是經之窔突將由是以開通哉即
兩朝聖人之心法治法亦於斯可覩矣

御纂春秋直解一部
皇上命儒臣條次進呈
親定成書晝屏曲說一依經文為解凡十二卷乾隆
二十三年校刊
皇上御製序　中古之書莫大於春秋推其教不越
乎屬辭比事而原夫成書之始即游夏不能贊一
辭葢辭不待贊也彼南史董狐世稱古之遺直矧
以大聖人就魯史之舊用筆削以正褒貶不過據

事直書而義自見比屬其辭本非得已贊且奚為乎厥後依經作傳如左氏身非私淑號為素臣猶或詳於事而失之誣至公羊穀梁去聖逾遠乃有發墨守而起廢疾儼然操入室之戈者下此鄒䣕聚訟人自為師經生家大抵以胡氏安國張氏洽為最著及張氏廢而胡氏直與三傳並行其間傳會臆斷往往不免承學之士宜何所考衷也哉我

皇祖欽定傳說彚纂一書鎔範羣言去取精當麟經之

徵言大義炳若日星朕服習有年紹
聞志切近因輯易詩二書爰事命在館諸臣條系是經
具解以進一以彙纂為指南意在息諸說之紛歧
以翼傳融諸傳之同異以尊經庶幾辭簡而事明
於范甯去其所滯擇善而從之論深有取焉夫儒
者猥云五經如法律春秋如斷例故啖助趙匡陸
淳輩悉取經文書法纂而為例一一引繳切墨以
求之動如鑿枘之不相入譬諸叔孫通蕭何增置

旁章已後例轉多而律轉晦益曲說之離經甚於曲學之泥經也審矣書既成命之曰直解匪不求甚解之謂謂夫索解而過不直則義不見爾而豈獨春秋一經為然哉是所望乎天下之善讀經者

欽定三禮義疏一部

聖祖仁皇帝欽定四經次第頒布惟三禮未就

皇上命儒臣採訂諸說

親定成書周官首列

聖制綱領二篇總辨自天官冢宰至考工記四十四卷附以周官圖四卷儀禮首列綱領二篇朱子儀禮釋宫自士冠禮至有司徹四十卷附以禮器圖禮節圖各四卷禮記首列

聖制綱領二篇自曲禮至喪服四制七十七卷附以禮記圖五卷乾隆十九年校刊

皇上御製序　三禮之傳遠矣周禮六官河間獻王

上之儀禮十七篇禮記四十九篇高堂生戴聖傳

之漢唐以來箋疏訓釋無慮數十家考其義或相
牴牾先儒嘗譏其聚訟要其掇拾灰燼之餘傳先
王制作之舊得什一於千百好古者所爲鄭重而
愛惜之也我
皇祖聖祖仁皇帝表章羣經既
御纂周易折中而詩書春秋則以分授儒臣纂輯義疏
頒布海内惟三禮未就朕御極之初儒臣上言今
當經學昌明禮備樂和之會宜纂輯三禮以蔵五

經之全爰允其請開館編校越十有一年冬告竣夫禮之所為本於天殽於地達之人倫日用行於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間斯須不可去者天不變道亦不變此其本也其制度品節服物采章隨時損益屢變以適其宜者禮之文也三代去今數千年矣修其教而教明循其道而道行謂三代至今而存可也何則其本得也若其用之朝廷邦國名物器數之具周旋進退之儀雖先王處此必

將變通以適其宜而不泥於其迹故言禮者惟求
其修道設教之由以得夫禮之意而已顧其教之
不泯道之所由傳未嘗不賴於經好學深思之士
讀其書有惜不能俯仰揖讓於其間者先王制作
之精意尚可想見於抱殘守闕之餘則經傳之爲
功也大矣鼎彝鈎劍之遺篆籀之蹟流傳有自尚
摩挲而寶護之况制作之精意所賴以傳者與獨
其貿於衆説無所取衷爰命校纂諸臣芟煩截浮

約文申義敷暢厥旨至其說之不可强同者稍爲辨正而仍其舊葢自承傳各異必牽合附會比而同之則其惑也滋甚故無取焉刻既成爲之叙論以發其端俾隆禮者有所考云

日講禮記解義一部

聖祖仁皇帝命日講諸臣撰擬依章解義按日進講

親定成書

皇上命三禮館臣詳加校正凡六十四卷乾隆十四

年校刊

聖祖仁皇帝御製序 朕聞六經之道同歸而禮樂之用為急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又曰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誠以禮者範身之具而興行起化之原也天之生人品類紛綸莫可紀極聖人起而整齊之法於天則於地順於人達於時協於鬼神斟酌損益以定其品節限制俾天下化其好逸惡勞之心而予以從善棄惡之道蒸蒸焉日蹈履於中正而不敢越

葢非有以强之也率乎其理之所安而已其綱有三百其目有三千大者在冠婚喪祭朝聘射宴之規小者在揖讓進退飲食起居之節循之則君臣上下賴以序夫婦內外賴以辨父子兄弟婚媾姻婭以順而成反是則尊卑易位等殺無章家未有能齊而國未有能治者故曰動容中禮而天德備矣治定制禮而王道成矣嘗遐覾三代禹湯文武惇叙彛典以倡導天下而其時之諸侯秉禮以守其國大夫士遵禮以

保其家下至工賈庶人畏法循紀以世其業嗚呼何
風之隆哉朕企慕至治深惟天下歸仁原於復禮故
法宮之中日陳禮經講習紬繹益不敢斯須去也慨
自嬴秦焚燒典籍禮乃滅亡漢興崇尚儒學禮經始
顯傳之者十三家而戴德戴聖爲尤著聖所傳四十
九篇即所謂禮記者是已迨程子朱子出表章學庸
遂開千古道學之統其餘四十七篇雖雜出於漢儒
亦皆傳述聖門格言有切身心要旨朕熟之復之靡

閒寒暑積有講義裒成全部弁以叙言用以無忘斯勤然豈徒效儒生佔畢云爾哉務佩服其訓辭而實體諸躬修措之邦國使百爾懷恭敬遜讓之誠兆庶凜撙節防閑之則德化翔洽上媲隆古庶乃愜朕敦崇禮教之意也夫

皇上御製序

皇祖聖祖仁皇帝稽古右文命儒臣日值講筵五經通鑑以次進講薈萃羣言發明旨要臚爲觧義積有

成編譯以國書頒示中外各製序言弁其端而授
諸梓易書詩三經先竣春秋若干卷刻於雍正年
間惟禮記卷帙浩繁藁本存繙書房久之未竟厥
業朕御極之初允儒臣請纂修三禮義疏因取日
講禮記解義原本參校異同歸於一是併命繙譯
授梓以備五經之全敬刊
皇祖御製原文於前而畧述大槩以誌成書歲月惟禮
記出自漢儒然多本於七十子之所傳習如大學

中庸二篇既經有宋大儒定為孔氏遺書訓釋而列於學官其他精言奥義往往與易詩書春秋相發明非董仲舒揚雄輩所及蓋其來有自去聖人之教固未遠也雖月令王制附益其間有以啟後人疑義而先王之制所傳各異事之不可考而說之不可强同者亦已多矣依文立訓以存舊觀說經之通例也抑班固有言六經之道同歸而禮樂之用為急經禮三百曲禮三千豈惟其文而已蓋

將以章志貞教大其坊與天下臣民共之仰惟
聖祖序言所謂體諸躬修措之邦國者禮之實而明經
之大用也因言以求其義因義以達其用豈章句
訓詁之足云敢申言之以闡
至訓

日講四書解義一部
聖祖仁皇帝命日講諸臣撰擬依章解義按日進呈
親定成書凡二十六卷康熙十六年校刊

聖祖仁皇帝御製序　朕惟天生聖賢作君作師萬世
道統之傳即萬世治統之所繫也自堯舜禹湯文武
之後而有孔子曾子子思孟子自易書詩禮春秋而
外而有論語大學中庸孟子之書如日月之光照於
天岳瀆之流峙於地猗歟盛哉葢有四子而後二帝
三王之道傳有四子之書而後五經之道備四子之
書得五經之精意而為言者也孔子以生民未有之
聖與列國君大夫及門弟子論政與學天德王道之

全修已治人之要具在論語一書學庸皆孔子之傳
而曾子子思獨得其宗明新止至善家國天下之所
以齊治平也性教中和天地萬物之所以位育九經
達道之所以行也至於孟子繼往聖而開來學闢邪
說以正人心性善仁義之旨著明於天下此聖賢訓
辭詔後皆為萬世生民而作也道統在是治統亦在
是矣歷代賢哲之君創業守成莫不尊崇表章講明
斯道朕紹

祖宗丕基孳孳求治留心問學命儒臣撰為講義務使闡發義理俾益政治同諸經史進講經歷寒暑罔敢間輟茲已告竣思與海内臣民共臻至治特命校刊用埀永久爰製序言弁之簡首每念厚風俗必先正人心正人心必先明學術誠因此編之大義究先聖之微言則以此為化民成俗之方用期夫一道同風之治庶幾進於三代文明之盛也夫

御製繙譯四書一部

國語舊有繙譯四書

皇上命繙譯諸臣詳加校正

親定成書凡六卷乾隆二十年校刊

皇上御製序 國家肇立文書六經史籍次第繙譯

四子之書首先刊布傳習朕於御極之初命大學

士鄂爾泰重加釐定凡其文義之異同意旨之深

淺語氣之輕重稍有未協者皆令更正之然抑揚

虛實之閒其别甚微茍不能按節揣稱求合於毫

芒而盡袪其疑似於人心終有未慊然者幾暇玩索覆檢舊編則文義意旨語氣之未能脗合者仍不免焉乃親指授繙譯諸臣參考尋繹单詞隻字昭晰周到無毫髮遺憾而後已夫義藴淵深名理無盡文字為人所共知共見而一一歸於至當尚必待功力專勤至再至三而始得之可以知學問之道功愈加則業亦愈進况夫體備於躬行發揮於事業茍非俛焉日有孳孳精益求精而欲底於

有成難矣學者愼毋以淺嘗自足而憚於有為也哉是為序

經筵講章一部

國家定制春秋二仲涓日

御文華殿行

經筵禮講官恭撰四書諸經講章各一道至日進講積久成帙自康熙十年至二十六年

聖祖仁皇帝命校刊凡四次共四卷

聖祖仁皇帝御製序　朕嘗讀尚書說命之篇其勸高宗以好學也曰惟學遜志務時敏又曰學於古訓乃有獲夫人君為學必稽古考憲人臣勸學於其君必援古昔稱先王凡以百家紛紜折衷於聖衆言淆亂是正於經其所孜孜汲汲者將精其義以致用於天下也豈佔畢口耳之為勤徒資聽說而娛覩聽乎今夫師儒訓詁授受之學託諸空言以明其道而猶必守其一先生之說而况人主為學將精其義以致用

於天下者哉朕自沖齡性絶嬉玩顧獨喜書自經史之餘苟其不謬於聖人之道自成一家之言未嘗不博求而縱覽焉至於經筵進講則專主於四子五經葢書契既興載籍浩繁雖開卷有益而有俾治道必以四子五經為歸極矣上自天人性命下及民情物理以至二帝三王以來所經營措施於政教者其道甚明而其事易行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而已朕自臨御迄今日講靡輟經書解義節次彙刊其遇春秋二

仲則涓日經筵未嘗有間閲時既久篇帙漸多因命
儒臣彚為一集付之剞劂昔大禹好善昌言則拜武
王訪道丹書是陳至如昔聖昔賢之所誥誡䇿夨細
旃之所敷論其可忽諸且令頒之四方俾臣僚士庶
誦其辭而服習其義咸知遵道遵法助登上理豈僅
謂小補者與

清漢文孝經一部

世宗憲皇帝命繙譯諸臣用

國語緒譯

欽定成書凡一卷雍正五年校刊

世宗憲皇帝御製序　孝經者聖人所以彰明彞訓覺

悟生民溯天地之性則知人為萬物之靈叙家國之

倫則知孝為百行之始人能孝於其親處稱惇實之

士出成忠順之臣下以此為立身之要上以此為立

教之原故謂之至德要道自昔聖帝哲王宰世經物

未有不以孝治為先務者也恭惟

聖祖仁皇帝纉述

世祖章皇帝遺緒

詔命儒臣編輯孝經衍義一百卷刊行海内垂示永久

顧以篇帙繁多慮讀者未能周徧朕乃命專譯經文

以便誦習夫孝經一書詞簡義暢可不煩註解而自

明誠使内外臣庶父以教其子師以教其徒口諷其

文心知其理身踐其事為士大夫者能資孝作忠揚

名顯親為庶人者能謹身節用竭力致養家庭務敦

於本行閭里胥嚮於淳風如此則親遜成化和氣薰蒸躋比户可封之俗是朕之所厚望也夫

御纂性理精義一部

聖祖仁皇帝命儒臣取性理大全詮釋精語親定成書凡十二卷康熙五十四年校刊

聖祖仁皇帝御製序　朕自冲齡至今六十年來未嘗少輟經書唐虞三代以來聖賢相傳授受言性而已宋儒始有性理之名使人知盡性之學不外循理也

故敦好典籍於理道之言尤所加意臨莅日久玩味愈深體之身心驗之政事而確然知其不可易前明纂修性理大全一書頗謂廣備矣但取者太繁相類者居多凡性理諸書之行世者不下數百朕實病其矛盾也爰命大學士李光地詮釋進覽授以意指省其品目撮其體要既使諸儒之闡發不雜於支蕪復使學者之披尋不苦於繁重至於圖象律歷性命理氣之源前人所未暢發者朕亦時以己意折衷其間

名曰性理精義頒示天下讀是書者自有所知也已

清漢文小學一部

聖祖仁皇帝命繙譯諸臣用

國語繙譯

親定成書凡一卷雍正五年校刊

世宗憲皇帝御製序　古者八歲而入小學教之以灑掃應對進退之節愛親敬長之義俾童而習之以養其德性其說散見經傳朱子採集為小學一書所以

示人教學之方而有以為正心修身之本其言約其理該葢六經四子性理諸書之階梯也

皇考聖祖仁皇帝嘗

特頒諭旨令有司兼以命題課士海内士子固已咸知誦法矣又

命尚書顧八代一人繙譯清文日進呈

覽

欽定三年而後成嘉惠後學之心至深且厚當日未經

刊刻頒行朕敬承

皇考遺志特命校對授梓以資肄習讀者宜知綱常倫紀之當崇視聽言動之當謹與夫嘉言懿行之當遵循慕效修其職自在家庭日用之常經而充其量可以成聖賢忠孝之大節子弟之習於是而淳教化之原於是而備詩曰成人有德小子有造朕益深有望焉

御覽經史講義一部

乾隆二年

皇上允科臣奏翰林詹事科道間日分班撰擬經史

講義進呈

親加品隲積久成帙十四年

命南書房翰林選擇校刊首列

上諭一卷則皆進經史諸臣或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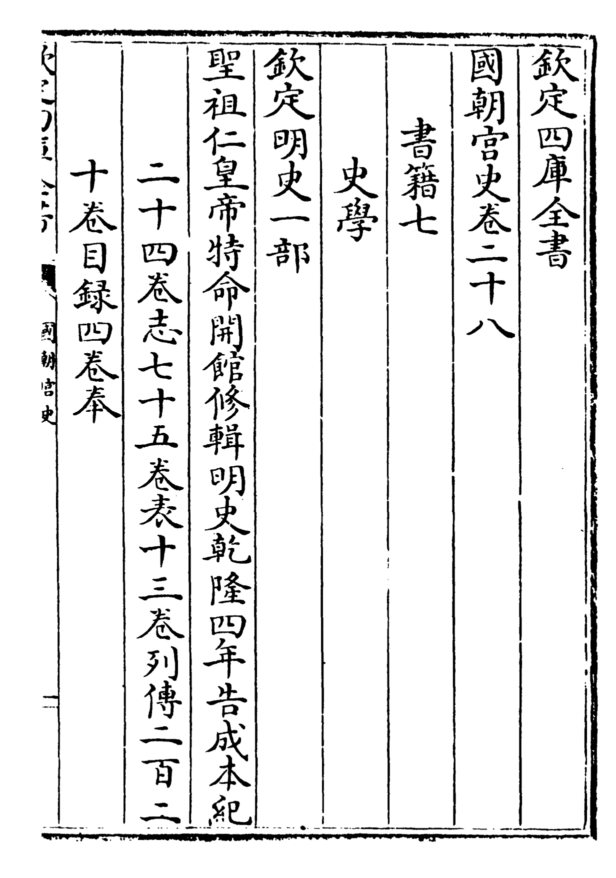
名對面聆之

御論也其諸臣講義為周易八卷書經六卷詩經五

卷春秋一卷禮記四卷周禮論語孟子孝經二

卷史三卷性理一卷計七百一十六篇

國朝宮史卷二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國朝宫史卷二十八

書籍七

史學

欽定明史一部

聖祖仁皇帝特命開館修輯明史乾隆四年告成本紀二十四卷志七十五卷表十三卷列傳二百二十卷目録四卷奉

旨校刊

御批資治通鑑綱目一部

聖祖仁皇帝萬幾餘暇披覽朱子綱目及前編續編著

御論百有餘首用昭法戒凡一百四卷康熙四十六年

校刊

聖祖仁皇帝御製序 朕惟自古帝王言動必記而史

事以典顧周禮外史所掌卷帙寖繁即紀傳亦異千

百年來微言大義昭揭天壤必以尼山筆削為斷所

從來尚矣粤自龍門而降累朝國乘體製畧同涑水
司馬氏易分類爲合編葢猶左氏法也紫陽朱子特
起而振舉之綱以提要目以備詳歳時列於上而天
統明章程繫於下而人紀立增損精切予奪謹嚴庶
幾春秋大居正之宗指歟雖其間事例檃括稍有脱
誤大都門人一時釆輯之過實非晦菴本意也自時
厥後有前編有外紀有大紀續編以及考證集覽發
明質實之類諸家論著不一而足要皆商確折衷互

相參訂明儒陳仁錫衷集而剞劂之不可謂非先哲之功臣也朕幾務之暇留神披閱博稽詳考纖悉靡遺取義必抉其精徵辭必搜其奥析疑正陋釐異闡幽務期法戒昭彰質文融貫前後所著論斷凡百有餘首兹允諸臣請並以付梓頒布宇内俾士子流傳誦習開卷瞭然不特天人理欲之微古今治忽之故一一臚如指掌即于朱子祖述宣尼維持世教之苦衷並可潛孚默契於數千載之下是則朕敦崇古學

作新烝民之至意也爰叙述以冠篇端用昭示於無窮焉

日講通鑑解義一部

聖祖仁皇帝命儒臣條系諸說譔次為文排日進講

親定成書

聖祖仁皇帝御製序　史之有傳其體有二紀事編辭發凡起例而褒貶之意寓於言外俟觀者深思而自得此左氏之傳也涑水之資治通鑑宗之據事以斷

是非原心以定功罪予奪之不可假如折獄然此公穀之傳也崇安之春秋傳宗之二者缺其一則史學不備朱子作通鑑綱目綱仿春秋目仿丘明羅十七代紀載之文治以二百四十年褒貶之法論者謂接統春秋不虛也朕勤求治道涵泳六經之餘樂觀前代興衰得失之蹟故通鑑一書披攬未嘗去手顧其間論斷者人各置喙間亦有當於作者之意而未能折衷於中而斷於一乃命儒臣倣胡安國之體法春

秋之義譔次為文依日進講寒暑無間積歲月而成編朕惟東周以前無史而有史蓋古史之精意已大備於尚書故春秋紀十二公之事猶然二帝三王之心法也威烈以下無春秋而有春秋蓋綱目之作上接夫麟經故雖班范諸史之文實魯史筆削之遺意也而世道之升降政治之隆汙於是乎在夫危微治忽之介判於毫芒而相懸遂至於遼絕當時或未及見而後之觀者瞭然此不可不審其幾而深究其所

以然也是以論古人之行事既貴其所見之至明尤貴其居心之至公葢善論古者如水然人毋鑑於流水而鑑於止水水無成形於中故妍媸畢見於外無成形者何公而已矣水之無成形猶人之無成心也無成心者何公而已矣夫公者三代大道之行而萬世法戒之權衡也朕讀史嘗著緒論一編實本至公之意期於至當之歸而於日講一書又以此諄諄申命儒臣既卒業將以刊於祕府頒之羣工大經大法

或勸或懲燦然畢具其有裨於經世豈淺鮮也與

御撰通鑑綱目三編一部

皇上命明史館諸臣仿朱子通鑑綱目義例編纂明

事為通鑑綱目三編

親定成書凡二十卷乾隆十一年校刊

皇上御製序　編年之書奚啻數十百家而必以朱

子通鑑綱目為準通鑑綱目葢祖述春秋之義雖

取裁於司馬氏之書而明天統正人紀昭鑒戒著

幾微得春秋大居正之意雖司馬氏有不能窺其藩籬者其他益不必指數矣嘗謂讀書立言之士論世為難非如朱子具格致誠正之功明治亂興衰之故其於筆削鮮有不任予奪之私失褒貶之公者自綱目成而義指正大條理精密後儒有所依據踵而成之由宋迄元犁然方策至明代君臣事蹟編輯之難更倍於諸書葢明史已成於百年之後而世變風漓記載失實若復遲待將何以繼

續編而示來許爰命儒臣法朱子通鑑綱目義例增損編摩大書以提要分注以備言每一卷成呈覽朕於幾暇亦時御丹鉛爲之叅定雖於天人一貫之精微未之能盡而惟是謹嚴之義守而弗失簡正之旨志而必勉書既成羣臣舉唐太宗之事爲言勉從其請而爲之序云

御定歷代年表一部

康熙四十四年

聖祖仁皇帝南廵儒生龔士炯進所編歷代年表上起陶唐終於隋代未爲全書

特命儒臣編續自唐訖元以帝紀爲綱而王侯宰輔外藩附列於下史傳所載事蹟皆彔焉

親加裁定復考正三元甲子編年一卷冠諸簡端凡一百卷康熙五十一年校刊

聖祖仁皇帝御製序　古者紀事之書其體有二專紀一事而具其始末者尚書之體也編年而通紀一時

之事者春秋之體也自漢司馬遷作史記盡變尚書春秋之體而後世為史者皆師之然其法實不外乎尚書春秋其本紀世家即春秋通紀時事之體八書與列傳即尚書專紀一事之體而所謂年表者又編年之變例也歷代之史具矣而表多缺焉康熙四十四年春朕南巡吳會有儒生龔士炯進其所編歷代年表若干卷起陶唐而終於隋朕惜其用心之勤而業未竟也乃命侍郎周清原內閣學士王之樞續之

訖於元至正之末凡一百卷其體依倣諸史而微有別者諸史之表各分一類而是編則王侯宰輔以及外藩曆次附列於帝紀之下諸史之表獨載廢置朝會征伐之大者而是編則每事皆系焉是其所以異也代遠文繁親加裁定復考正三元甲子編年一卷列諸簡端昔宋袁樞為紀事本末朱子以為與資治通鑑相表裏亦猶左氏之於春秋既依經以作傳而復別為國語以相錯綜也以是知紀事之書不厭其

類之廣益以歷世久遠事物紛賾觀者易於遺忘故別為一體以提其要而使致詳焉是編之作亦所以備史之一類云爾

功臣傳初集一部

功臣傳二集一部

世宗憲皇帝命建昭忠祠凡

國家抒忠効命之臣自王公大臣至兵丁皆得入祀纂輯其事蹟始末為功臣傳天命元年至雍

正十三年爲初集計八十六卷乾隆元年至二十五年爲二集計二十八卷

繹史一部

康熙四十四年

聖祖仁皇帝南巡知縣馬驌以所撰繹史進呈

欽定取入

内府一曰太古三皇五帝十篇二曰三代夏商西周二十篇三曰春秋十二公時事七十篇四曰

戰國春秋以後至秦五十篇五曰外錄紀天官

地志名物制度十篇凡百六十篇篇爲一卷

國朝宮史卷二十八